



上海市警察局查禁播送淫靡歌曲雜劇等唱片，各電台已遵令禁播，惟民衆對名稱衆多，未盡週悉，游樂場所仍有歌詠者，茲為普遍明悉起見，爰探錄已干禁例之全部歌曲雜劇名稱列下：

歌曲類 愛的歸宿，花開等郎來，點秋香，麻將舞，姦想思，討厭的早晨，南風吹，千里送京娘，愛的波折，並肩前進，愛想思，他也要，回頭想，心心相印，賣相思，處女的心，花兒女可愛，夜半三更，桃李爭春，滿場飛，天涯歌女，唱不完的郎，不怕難為情，不好白相，洞房花燭夜，跳舞經，一個女人等候我，我要你，莫忘今宵，桃花江，我吻我的愛，五更嘆，五更同心結，毛毛雨，新毛毛雨，妓女悲秋，四季詞，想思怨，新對花，衝破愛情網，愛長情久，盼郎歸，玫瑰花開，鄉下人蘇三，好朋衣，山歌，窮富姻緣，求愛秘訣，賣雜貨，賣油條，探情，想郎，青春口哨，風流歌舞，青春忙，愛秋香，節節花開，要嫁粧，小寡婦訴苦，姐梳粧，風雨，相思謠，怨情郎，十六歲姑娘，打碎玉欄干，莫非野花香，春宵□舞曲，配成雙，戀愛明星，生之哀歌，兩地想思，鬧五更，花花姑娘，舞伴之歌，說愛就愛，和尚離婚，夢想司郎，□，半夜三更調，野花朵朵鮮，四季等郎來，送情郎，明月想思夜，少女的心，等郎，送郎，山林果，青樓別恨，青樓恨，報菜歌，夜花園裏，保衛馬德里，五月鮮花，囚徒的吶喊，前進西班牙，愛的花，好時光。

滑稽類 勿做官，夫妻對唱，思夫郎，飛快車，倒亂世界，鴉片鋤頭舞，黃狗做親，夫妻不和，鷄毛換草紙，摩登宣紙，改良七更調，新婚之夜，蕭何月下追美人，手拿飯碗嘆十聲，包公審阮玲玉，滑稽摩登調，節節高，鬧牌五更，雜曲三則。

相聲類 牛頭橋，姐夫戲小姨，太平歌詠百家姓，韓信算卦，兒子迷，拴娃娃。

雜曲類 妓女哭，七點鐘，日本倭奴哭七七，不平等，可憐的私囚，小九連環，手扶欄干，南全想思，夫婦打花鼓，十二月志貞，紅樓夢，智能偷情，司棋洩春，花襲人，林黛玉。

南詞 麻地，招中中，遺青，占花魁，功粧。

申曲 雙頭奇案，酒缸記。

劇類 梁光達，王三，（獨幕劇）

開篇類 楊妃冤，上海小姐，新九子廿孫，臘燭婆，新戒賭，戒色，深情。

巴黎四月二十三日广播：“法國女伶慕維爾為一射擊名手，二十三日因報紙評論員陶恩茲，會對伊肆意誹謗，要求陶氏與伊手槍決鬥。據慕小姐稱：“戲劇評論之好壞，余已見慣，惟陶恩茲所用之字眼，余實不能接受。”□

為了報紙上不好的批評，竟要求與作者決鬥，這倒是一件新聞之新聞，何況要求決鬥者的本身還是一個女子呢□此事發展的結果尚不可知，但由此可見法國女伶是如何的怕輿論批評了。

我們的女伶被捧的機會多，被罵的機會少，假如她們遇到不好的批評，她們惟一的武器，便是哭，哭了以後，把報紙撕掉，洩洩氣，便什麼都完了，至於要求和原作者用手槍決鬥的事，在中國也許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吧。

抗戰前阮玲玉只因為“人言可畏”而自殺，弱者的表示至於此極，說起來真也叫人失歎。

怕報紙說話，據英國羅素在“幸福之路”一書中說，這正如中古時代的妖巫一樣的駭人。當報紙把一個也許完全無辜的人認作代罪的羔羊時，其結果將非常可怕。幸而迄今為止，多數人還能因沒沒無聞之故而倖免；但報導的方法日趨完備，這新式的社會虐害的危險，也有與日俱增之勢。這是一件太嚴重的事情，受害的個人決不能以藐視了之；而且不問你對言論自由這大原則如何想法，我認為自由的界限，應當比現有的誹謗法律加以更明確的規定，凡使無辜的人難堪的行為，一律應予嚴禁，連人們實際土所作所為之事，也不許用惡意的口吻去發表面使當事人受到大眾的輕視。

這意見是相當可採取的，報導新聞應如是，批評劇作也應如是。我相信作為批評家在報紙上說話的人，應該沒有惡意的批評，“忠告而善道之”，是正常的態度，揭發暴露，是可以的，除有實據而外，似乎也不必故意加重其詞，特別使人難堪，我們倒並不是怕有像法國女□慕維爾那樣的兇巴巴地用手槍來決鬥，而只是說我們在說話時要有自己的分寸，過於嚴格或刻毒，究來免有失“與人為善”的忠厚之道罷了。

累贅·華·

甲女：當我出世的時候，我的母親失望極了。

乙女：她要一個男孩子嗎？

甲女：不，效要離婚。

筱丹桂一棺附身

戲迷五萬擠破樂園 爭看名伶最後一面（附圖片）

人潮湧湧壓倒靈台 鼓樂聲中雜以哭叫



〔本報訊〕越劇名伶筱丹桂遺體，昨在樂園殯儀館入殮。大西路上，一變平日幽靜清寂之狀態，晨八時起市人前往樂園者，絡繹不絕。至午後愈聚愈多，由江蘇路口迄靈堂以內，擁塞不堪，造成**阮玲玉**以後十餘年來未有之“盛況”。午後袁雪芬，竺水招，徐玉蘭，傅全香等相偕入場主持時，羣衆更爭先恐後，肩摩踵接，紛紛擁進靈堂，咸欲爭觀名伶顏色，兼瞻遺容。結果秩序大亂，紅木傢俱，草坪花木，盡被衝倒。花圈花籃，及筱伶巨幅照片架，亦踐踏為片片碎屑。軍警當局臨時派來大批人員協助維持，殮禮遂於一片嘈嚷聲中忽促進行。

殮禮進行前筱伶遺體因來沙爾毒發，口邊曾稍有潰腐，故又重加化裝，靈前原供有“張門錢氏”神主，後因袁雪芬等之異議，將其撤去。筱伶之史妹及其夫張春帆大婦之子女，暨筱伶之寄母多人，均在場照料。筱伶身着各色衣裳計七件，各色褲計四條，白色長統襪，繡花鞋。入棺前並以筱伶生前用之旗袍二十五件，貼身衫褲馬甲等十餘件，純銀碗筷杯匙全套，絲棉被二條，圍繞其身旁作為殉葬。三時四十分蓋棺，當司儀高呼舉哀時，羣衆鵠候窗外，焦急不耐，遂排闥直入，六扇玻璃長窗，俱被湧倒，靈台亦告壓坍，一時燭台委地，哭聲大發，鼓樂齊鳴，婦人驚叫有人輕薄，軍警捉得扒手多名。

殮禮進行中，筱伶之夫張春帆，亦身穿孝服出現，哭聲甚哀。其他越劇迷亦多嚔啞抽咽者，並面面互詢：“以後皇后（指山河戀一劇）不知道有誰能够扮演？”紛亂中另有一十五六歲之少女，在人潮湧前對堵拒之人員稱：“求你放我進去看看，這是最後一次了！”哭泣哀求，堅欲入內，越劇之吸引大眾力量有如是。

此次殮禮中，樂園損失共達一億元以上。筱伶衾枕被褥所費計三千餘萬元，楠木棺一具一億五千萬元，飾終可稱富麗。至於何日舉殯，是否卜葬西湖，現尚待筱伶寄母等與越劇界會商決定。筱伶自殺真相，聞俟各方交涉後即可發表。

昨去樂園之觀衆，據統計當在五萬人以上，其中幾全為婦女幼童。彼等直至袁雪芬等在軍警保護下突破重圍後，於五時左右始陸續離去。